



全国大寨式农业典型

铁肩膀大桥人

——江西省瑞昌县大桥公社大桥大队

农业出版社

鐵 肩 膀 大 橋 人

——江西省瑞昌縣大橋公社大橋大隊

中共江西省瑞昌縣委會編
江西省瑞昌縣人民委員會

農 業 出 版 社

內 容 提 要

江西省瑞昌县大桥公社大桥大队十多年来在党的领导下,依靠集体力量,发扬自力更生、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,用自己的双手双肩,改造丘陵红壤,巧夺棉麦两熟双高产,成为江西省有名的“铁肩膀大桥人”。

大桥大队在穷苦的丘陵红壤土上,开荒山,修梯田,挑湖泥上山岗,改造红壤土,挑湖水浇地,湖草铺地抗旱,改变穷山僻壤面貌。使耕地由少增多,土质由坏变好,家底由薄变厚。建立了稳产高产农田,解决了棉麦两熟争地的矛盾,摸索出了一套棉麦两熟双高产的技术措施,成为棉麦两熟双高产的好地方。一九六五年七百四十五亩棉花,亩产皮棉一百五十斤,棉地套种的六百四十二亩小麦,亩产三百零一斤半。

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。大桥人的成就只是一个开始。他们决心继续发扬大寨精神,为进一步改造自然面貌,发展生产而斗争。

铁 肩 膀 大 桥 人

——江西省瑞昌县大桥公社大桥大队

中共江西省瑞昌县委编
江西省瑞昌县人民委员会

农 业 出 版 社 出 版

北京老钱局胡同八号

(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10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农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装订

统一书号 4144.237

1966年2月北京制型

1966年2月第一版

1966年2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印数 0,001—30,000册

开本 787×1092毫米

三十二分之一

字数 28千字

印张 一又二分之一

定价 (7) 一角二分

統一書號：4144.237

定 价： 0.12 元

目 录

艰苦奋斗十二年	穷乡僻壤面貌新.....	1
英雄立下愚公志	荒山荒湖变良田.....	5
铁肩挑泥为革命	红壤薄地换新装.....	12
扁担水桶胜龙王	劈山引水上山岗.....	20
胸怀全局搞试验	巧夺棉麦双高产.....	28
革命精神创大业	人换思想地换装.....	36
不断革命向前看	继续攀登新高峰.....	42

艰苦奋斗十二年 穷乡僻壤面貌新

在江西省，有一个以“铁肩膀”出名的生产大队，这就是瑞昌县大桥人民公社大桥生产大队。

大桥座落在赣北赤湖西岸的紅壤丘陵上，原来是个地少、土薄、人穷的苦地方。解放前，这里土地大半是荒蕪的湖滩野岭，只有耕地一千一百多亩。这些耕地，百分之八十以上是紅壤土，酸性重，表土最深的也不到三寸，又分散在二十一个丘陵山崗上，不保肥，不耐旱，好年成一亩地只收一、二百斤粮。就是这样的一些土地，还大部分集中掌握在地主、富农手里。

解放后，特别是在农业合作化以后，大桥人民在党的领导下，发扬自力更生、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，依靠集体力量，凭着自己的两肩和双手，开山劈岭，改天换地，战胜自然，发展生产，开辟了一条征服紅壤的道路，把大桥建設成一个棉麦两熟双高产、粮食自給有余的新棉区，为国家作出了重大贡献，成为江西省农业战线上自力更生、艰苦创业的一面紅旗（图1）。

这里从建立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起到现在，大桥人民在集体化道路上，坚定地走过了十二年。

十二年的时间，在历史上只不过是暫短的一瞬，然而大桥人民却使紅壤变样，使荒山秃岭换上新装，改变了穷乡僻壤的面貌。以下是十二年来大桥的七大变化：



图 1 大桥全景

人們的精神面貌变了。过去，人們不相信自己能改变穷困面貌，觉得这里沒奔头，种田只是为了糊口。如今，大桥人民树立了为革命种田的思想，身在大桥，胸怀全国，放眼世界，坚决听党的話，跟着毛主席走，依靠人民公社集体力量，以“敢教日月换新天”的英雄气概，建設社会主义新农村。

生产条件变了。过去的荒山变成了好地，荒湖变成了良田，耕地比当年增加了一半还多。

过去，这里紅壤地是“天晴一块銅，下雨一包脓”，一鋤头挖不到三寸土。能种小麦的地，滿打滿算不过三百亩。如今，全大队一千零六十四亩紅壤地，有百分之九十以上已被改造过来，表土层由不到三寸加厚到七寸以上，土壤由紅黄色变成了灰黑色，土质由粘硬变成松软，不仅能种小麦，而且能种棉花。

过去，在丘陵山崗上，既沒有水庫，又沒有山塘，五十天不下透雨，保收的地只有二亩四，三年就有两年受旱灾。如今，人們开山劈岭，兴建了一座二級抽水机站，开挖了一条四华里长的盘山渠道，把湖水引上丘陵山崗，初步打下了旱涝保收、稳产高产的基础。

耕作技术变了。过去，这里沒有种过棉花，也不懂得植棉技术，耕作方法十分落后。如今，通过群众性的科学实验活动，推广了先进的增产技术措施，做到了科学种田，而且摸索出一整套棉麦两熟双高产的生产經驗。

生产面貌变了。粮食由亩产一、二百斤提高到七百四十多斤；棉花从无到有，由少到多，連續四年亩产皮棉在百斤以上。棉地套种的小麦，連續六年平均亩产在一百六十斤以上。一九六五年，全大队七百四十五亩棉花，平均亩产皮棉一百五十

斤，比合作化前增长了二倍；六百四十二亩小麦，平均亩产三百零一斤半，比解放前增加了四倍多。

随着思想变，土地变，技术变，产量变，社员的生活也有改善，集体家底加厚，对国家的贡献更大。

过去，全大队有百分之七十的人家，住的是“丝茅窝”，穿的是“百绽衣”，吃的是“南瓜稀饭红薯汤，麦麸糠菜半年粮”。如今，社员的收入比解放前增加了三倍，口粮一年比一年多；全大队一百九十七户，有一百零五户在信用社有存款，一百七十三户有储备粮，还有一百四十一户盖了新瓦房。



图2 交售余粮

在文化方面，解放前在这里只有九个孩子入学讀書，百分之九十的人都是文盲。現在这里办了一所完全小学，六所半耕半讀小学，六所政治、文化、技术“三結合”的夜校。有二百零六个小孩讀小学，三十八人讀中学，二人讀大学，大部分青、壮年都入了“三結合”夜校。各生产队还办了农村俱乐部，社員的文化娱乐生活很活跃。

今天的大桥，对国家的貢獻也越来越大。农业合作化以后的十年間，他們年年超額完成棉花等产品的交售任务，总共卖給国家六十五万多斤皮棉，平均每戶三千三百斤。一九六五年卖給国家皮棉十一万多斤，平均每人一百一十五斤，比合作化初期增加二倍多。开始种棉花那几年，他們每年要国家供应一、二十万斤口粮；一九六一年以后，在增产棉花的同时，粮食也自給有余。其他如油脂、生豬等貢獻，也逐年增加(图2)。

大桥人民是怎样取得这些光輝成就的？他們的道路是怎样走过来的呢？

英雄立下愚公志 荒山荒湖变良田

在旧社会，大桥是个穷乡僻壤，周围不是荒山，就是湖滩，眞个是荒山到处荆棘，湖滩蘆葦成林。那时候，大桥的地，大桥的山，大桥的湖汊湖滩，都被地主、富农霸占着，誰在湖滩上放牛，都要交草租；在赤湖里吃水、行船，也要花錢。当时大桥一百五十二戶，就有八十七戶靠打长工、卖短工、种佃田活命。劳苦的大桥人民，尽管是“作起庄稼夜不眠，鸡啼半夜上空船，手搖双桨慌忙蕩，行到开湖日出天”，可是“到了春三月，轉眼麦

子黄”，十家却有七家过着缺吃少穿的苦日子。遇到灾年，許多人还要出外逃荒討飯，流落他乡。

共产党，象太阳，照到哪里哪里亮。共产党来了，这里的穷人才翻了身。在党的领导下，进行了土地改革，斗倒了地主、恶霸，挖掉了最大的穷根。土改后，大桥人民的生活一年比一年好，不过当时还是分散經營的个体农民，还不能从根本上摆脱貧困。

一九五三年冬天，大桥人民按照毛主席指引的方向，走上了合作化的道路，办起了一个初級农业生产合作社。办了社，人多力量大，社員們决心依靠集体力量，用自己双手改天换地，改变这“一穷二白”的旧面貌。

但是当时建社之初，人穷地薄，要发展生产，彻底改变穷困面貌，应该从何处着手呢？党支部会、干部会、社員大会，都在反复地討論着这个大問題。

土地是农民創業的根本。大桥地少，却有許多荒蕪的紅壤山崗。这些山崗不高，坡也不陡。当时的初級社社长、現在的大队党支部書記胡华先提出：“要发展生产，就要开荒，向紅壤山崗要地。”

有人怀疑：“紅壤山崗土质差，石头多，开出来能种庄稼嗎？”

这时候，貧农下中农社員坚决支持胡华先的建議。这些在土改前打长工、卖短工、种佃田的貧苦农民，在旧社会受尽了折磨。現在他們当家做主，成为土地的主人了。他們說：“石头可以搬走，紅壤可以改造！地在人种，只要肯下工夫，开出了荒地，还怕它不长出好庄稼？！”

經過一場辯論，社員們的認識統一了，他們決心以“愚公移山”的頑強意志，革紅壤山崗的命。

改變大橋窮困面貌的進軍号角吹響了，決定先在離村八里路的楊泗嶺開荒（圖3）。

楊泗嶺是一座荊棘叢生、亂石遍地的荒山崗。他們首先選中它，是因為那里的土質比附近的紅壤山崗好一些，還能當年開墾，當年收益。但是，那里的荊棘長得有一人多高，地面上亂



圖3 披荊斬棘開發紅壤山崗

堆着很多大石头。要开荒，就得把荆棘砍光，把石头搬走，这确实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。

那些刚被打倒的阶级敌人，最不甘心穷人创业。有个地主听说农业生产合作社要到楊泗岭开荒，就从背地里出来捣乱，说什么“穷人真是穷得发慌了，在那样的荒地也要去开发！”

他们立即粉碎了阶级敌人的破坏阴谋，把敌人的咒骂和嘲笑当做反面教材，更加激起阶级仇恨，更加奋发图强。他们说：“敌人想用困难吓倒我们，我们就越要顶着困难前进。路是人走出来的，地是人开出来的，要创业，就不能怕艰难！”

楊泗岭开荒的第一天，社员们当鸡叫三遍就吃过早饭，天还没亮就扛着红旗上山。那股劲头，真象是出发打仗。这一天参加开荒的，总共出动了三十多个男女劳动力。

社员们一踏上楊泗岭，不管冬季严寒，冷风刺骨，就立刻动手砍荆棘，挖柴菟，搬石头。贫农何林秋，虽然快五十岁了，但他专找大石头挖。锄头挖断了，换上一把又继续挖，衣服全被汗水湿透。到中午吃饭的时候，大家劝他换个轻活，可是他说：“为了穷变富，出几身汗没什么！”吃罢饭，他搓搓手，又挖起来了。社员胡良栋、陈义才、陈义祿，都是苦大仇深的翻身农民，也干得卖力。搬石头是最重最累的活，几百斤重的大石头，他们几个人抬起来就走。石头搬完接不上，他们又利用空隙时间去挖柴菟，一秒钟也不肯空过。社长胡华先和副社长胡华喜，更是带头苦干，哪里的柴菟最多，石头最大，他们就到哪里去。

这一天，大家一个劲地干到日头下山，终于开出一亩多新的耕地。

但是，十个指头总不能一样齐。尽管大家都为这一块新开出的耕地而高兴，但是有少数富裕中农却说出泄气话，他们说：“三十多个人苦干了一天，才开出这么一点地，太不合算了。”

在回家的路上，胡华先、胡华喜、陈金香三个党员，一边走，一边开着党小组会。他们认为，少数人说泄气话，思想工作要赶快跟上去，不然，开荒就难于坚持下去。

贫农社员程德才，在旧社会打过半辈子长工，开过半辈子荒。可是那时是地主、富农的天下，他用一滴滴汗开出来的荒地，却成了地主盘剥的对象，结果都被地主霸占去了。如今地主阶级被打倒了，几十户人家又结成了一个大集体，一天就能开出一亩生荒地，他简直高兴得心都要跳出来了。听了少数人的泄气话，他感到气愤。在当晚召开的社员大会上，他第一个站起来说：“一亩地还嫌少？旧社会里，我家祖孙三代给人打长工，苦煎苦熬了几辈子，还没有一寸土。如今我们才干了一天，就开了一亩地，我看就不算少！”

算少还是不算少？开荒还是不开荒？党小组要大家拿程德才的话，想想过去，比比现在，看看将来。

旧社会的辛酸往事，谁家没有几箩筐。那时候，农民开荒真是艰难呀！很多人诉说了十把锄头开湖荒的故事：

那是一九二七年，程德才、胡华昌等十户无地少地的贫苦农民，相邀着要下湖去开荒。可是，那时穷人开荒，在动锄之前，要杀鸡宰鸭，摆上蹄花肘子酒，把地主、豪绅请来喝酒订字约。为了办酒，十户农民卖船的卖船，借债的借债，还没有开荒，就定下一亩田要交二百三十斤租谷。字约上还写着：“欠租

欠課，听东拨佃”。酒席办了，字約訂了，十戶农民拚着命干，挖出了十亩田，偏偏又遇上灾年，收的谷全部交了租还不够。狠毒的地主，找上門来，捉人牵猪，拔鍋封門，逼得一家家逃荒在外，妻离子散。

想起这种种深仇大恨，人們激憤起来了。

有的說：“过去地主騎在头上的时候，这荒山就根本沒有我們的份。現在我們能够开荒种庄稼，为什么不去？”

有的說：“过去我們开荒是地主的，現在开荒是集体的，为什么不去？”

就这样，大家又鼓足了勇气，干劲更大了。

为了搶晴天搞好熟地的生产，开荒多半是利用阴雨天，所以常常是头頂寒风，面迎冷雨。荆棘刺破了手，手掌磨起了泡，誰也不在乎。鋤头挖断了，柴刀砍坏了，沒有錢修理，就在收工回家的时候，把挖出来的柴菟，砍下来的荆棘，挑到山下去卖，得錢作修理和添置开荒工具的費用。程德才更是渾身是劲，喜欢跟年輕人在一起挖，同他們較量。有的年輕人挖过的荒地，沒有撿淨石块，他看見了，就一块一块的撿拾干淨。他对青年人說：“不撿淨地里的石头，就会碰坏社里的犁头。”

楊泗岭这一仗，确实打得很艰苦，差不多每一鋤头，都要碰上柴菟和石头。他們一鋤一鋤地把石头、柴菟挖出来，又一块一块地把石头搬出去。石头搬淨了，就平高填低，內开沟，外作埂，修成一层一层的梯田，防止水土流失(图4)。前前后后，他們在楊泗岭苦干了四十多天，开出了四十亩荒地。从这里清除出去的荆棘，共有五万多斤；搬走的石头，就无法計算了。

楊泗岭开荒这一仗，使人們看到了集体的威力，坚定了胜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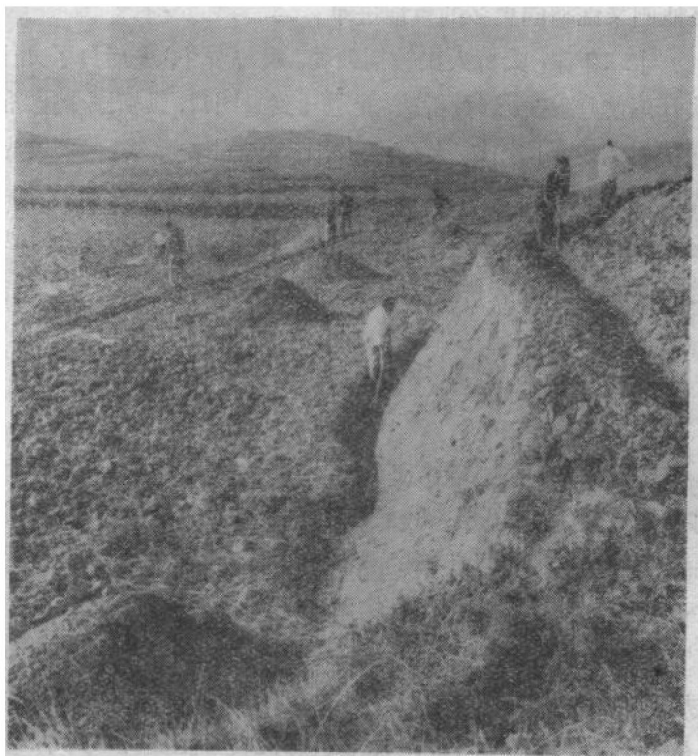


图4 內开沟, 外作埂, 防止水土流失

利的信心，他們又繼續把人們称为“四兩黃絲打不到底”的怪潭填平了，把滿山都是风化岩的桂侍郎征服了，把曾家嘴、斗笠坡、封門口等許多山崗和湖滩开垦出来了。在改天換地的斗争中，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。

农业生产合作社征服荒山荒湖的成就，有力地吸引着周圍的人們。一九五五年冬天，大桥人民联合起来成立了一个高級农业生产合作社，集体經濟規模更大了，力量更雄厚了，于

是他們又繼續向更多的荒地進軍。

十二年來，大橋人民披荊斬棘，艱苦奮鬥，先後打了几十次開荒仗。南邊開到黃橋頭，北邊開到封門口，縱橫三十里，征服了楊泗嶺、丁家山、大石嶺、南山腳、官田湖、褲腳湖、車馬湖、仰天鍋等十六個山崗和十七個湖汊。通過開荒，擴大了糧食作物種植面積，騰出了許多熟地擴種棉花。“紅壤山崗獻地，湖灘荒洲獻田”，大橋人民獲得了巨大勝利。

鐵肩挑泥為革命 紅壤薄地換新裝

開荒後，耕地面積是擴大了，但是土地照舊還是紅壤土，只有兩三寸的薄土層，分散在丘陵山崗上的一千多畝紅壤薄地，仍然是他們發展生產的障礙。他們要由窮變富，就不仅要革荒山荒湖的命，還要革紅壤薄地的命。

大橋人民從多年的生產實踐中，找到了許多改造紅壤的辦法。其中最主要、最大量採用的方法，是挑湖泥，打湖草，用來加深土層，疏松土壤，增加土壤有機質。黨支部書記胡華先過去曾租過地主一畝六分地種煙葉，為了有個好收成，一家人起早摸黑，在地里鋪上厚厚一層湖泥湖草。結果，地改肥了，狠心的地主却反口說種煙葉吃了地里的肥，把地奪回去了。在那樣黑暗的舊社會里，誰還願意為改造紅壤土操勞呢？

農業生產合作社成立後，大橋人民決定要把赤湖的湖泥湖草挑上丘陵山崗，讓紅壤地來個大翻身。

當楊泗嶺開荒取得勝利以後，黨支部和管委會又把改造紅壤地的問題交給社員討論，引導大家繼續艱苦奮鬥。